

悬疑志

MYSTERY AND THRILLER

贰

蔡骏鼎力推荐

最适合在夜深人静时阅读的推理小说
平静的文字下暗藏杀机，结局永远出人意料，你以为你能猜出结局吗？

中国画报出版社

老家阁楼□作品
DUOMING
BIANYOU

夺命电邮



这里没有血淋淋的恐怖场面
却从每个字的缝隙中透出令人心悸的神秘
十个让你不能呼吸的离奇故事
带你领略惊悚中的颤栗，解开悬疑中的谜团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夺命电邮/老家阁楼著. —北京:中国画报出版社, 2008. 4
ISBN 978-7-80220-291-7

I. 夺… II. 老… III. 推理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 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55571 号

特约编辑:蔡明菲

装帧设计:利 锐

夺命电邮

出 版 人:田 辉

作 者:老家阁楼

责任编辑:刘晓雪

出版发行:中国画报出版社

(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33 号,邮编:100044)

电 话:88417359(总编室兼传真)68469781(发行部)88417417(发行部传真)

网 址:<http://www.zghbcbs.com>

电子邮箱:cpph1985@126.com

印 刷: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

监 印:敖 晔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开 本:787×1092 1/16

印 张:15

版 次:2008 年 6 月第 1 版 1 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-7-80220-291-7

定 价:20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

悬疑志

MYSTERY AND THRILLERS

系列

11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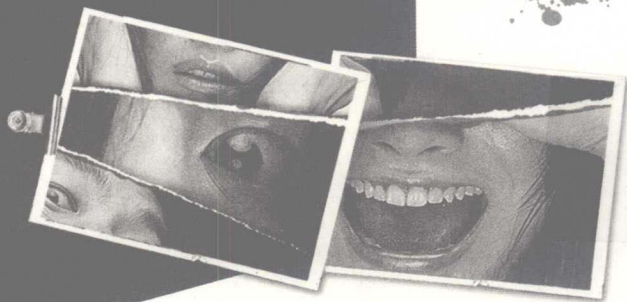
目录

夺命电邮

老家阁楼□作品

DUOMING DIANYOU

中国画报出版社



目录

● 存 命 电 邮 ● DUO MING DIAN YOU ●

01 伤口的弧线 004

02 古怪的谋杀案 033

03 夺命电邮 053

04 替罪羊 102

05 凶手的两天 110

06 谁是吸血鬼 140

07 千万别相信兔子 164

08 保险员的生意 18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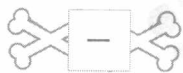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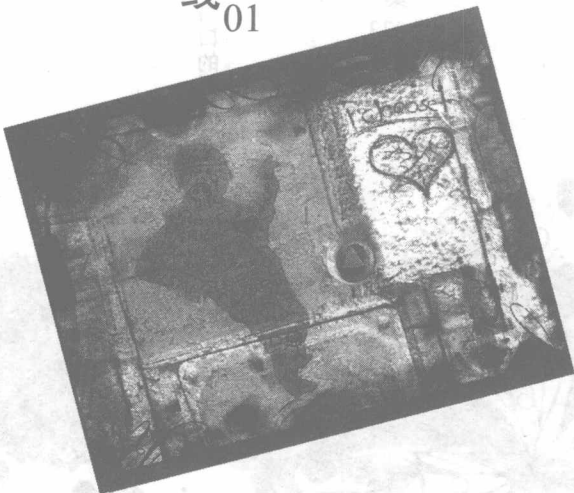
09 车祸 200

10 八月初三的凶案 211



伤口的弧线

01



文山在梦中被吵醒然后匆匆赶到现场的时候，现场门口的人并不多，可能因为这一带住的人也不多，路过的行人基本没有，因为这里不是商业区，而是一个近郊的高档住宅区。

守在门口的警察让文山进去，文山没有急着进屋，而是站在门口左右张望了一下周围环境，“由大到小”是文山处理案子的一贯方式。只是一眼，他便心里先有了一个轮廓——这所房子是个独立小楼，门口有三米宽的绿

化带，然后才是马路。而邻居们，就是前后左右的小楼也都相隔个五六米左右，如果在屋里大声叫喊，邻居们不一定听得到吧。但是如果是在夜里呢？毕竟这是一个很幽静的社区啊。

文山走进屋去，屋里倒是挤满了人，同事们比他先一步到达了，在各自忙碌着取证，来取尸体的工作人员早到了，因为文山没来，所以他们必须等一下。老刘走过来，和文山打了个招呼：“刷牙没有？”

“没呢。”文山笑笑。

“尸体在卧室，你跟我来。”老刘的资历是局里最深的，局里的人没几个能让老刘瞧得上眼，可文山是个例外。

文山跟着老刘走进卧室，小宝正在拍照，过肩的长发一丝不苟地扎成了马尾。文山戴了手套在尸体旁边蹲了下去。他并没有去碰尸体，只是仔细观察。

这是一具女性尸体，年龄在四十至五十之间，皮肤白皙，体态微胖，良好的保养是文山不能准确认定年龄的因素。不过，尸体眼袋上泛黑的眼圈也显示死者最近睡眠不怎么样，她遇到了什么麻烦事吗？和死因有关联吗？

死者穿着白色睡袍，脖子上有明显的刀痕，很深，沿着刀痕有大量的血涌出，一直漫延到地板上，在木纹地板上形成了一滩血泊，而一把水果刀正静静地浸泡在那滩乌黑的血泊里。文山心想，看来刀上的指纹是提不到了。

死者的姿势是坐在地上，半趴在床沿，因此床单上也沾满了大量鲜血，不过由于床单是纯棉质的，上面的鲜血已经干涸发黑。文山用手捏了一下床单，心想这样的床单一定很贵，躺在上面一定很舒服，想到这儿的时候他抬头看了一眼小宝。

“死因就是这个吗？”文山指了一下死者的脖子问老刘。

“目前看是这样，不过还要等法医的报告出来。”老刘说。

文山点点头，站起身来，这样的现场他是见得多了，没什么特别，他杀，流血过多致死。下一步，他便要去周围转转，判断一下是劫杀、仇杀还是情杀，然后划定嫌疑圈子，寻找凶手，程序就这样，这就是他的工作。侦探和小贩其实也没什么区别，依足程序做好分内的事罢了。

老刘跟在后面说：“报案的是死者邻居陈女士，她每天早上会来叫死者一起晨练，今天早上她到这儿的时候看到门是开的，便进来，然后发现了死者。”

“她有碰到现场吗？”文山问。

“没有，陈女士是一个知识分子，还算冷静，第一时间报了警。”

文山来到客厅，这里很凌乱，像是被洗劫过一样。“这里被抢劫过吗？”

“看样子是这样，但又不像，因为被翻乱的只是客厅而已，死者卧室梳妆台上的首饰和现金都没有丢失，并且根本就没有被翻动过。”老刘说完对工作人员挥了一下手，让他们去把尸体搬走，这屋子空气中始终有一股夹杂着腥臭的味道。

“文队，你来看一下。”卫生间里突然探出一个脑袋，对着文山叫道。

文山和老刘走了进去，干警小张指着马桶对文山说：“呵呵，文队，他们用牛奶冲厕所呢。”

文山伸过头去看了看，马桶内果然积着乳白色的液体，他白了一眼小张：“你怎么知道那就是牛奶？”

“我看像牛奶，我天天喝牛奶的嘛。”小张有点儿不好意思，他是一个刚毕业分配来的年轻人，有着年轻人的机灵和莽撞。

老刘拍拍小张的肩膀笑着说：“作为一名合格的警察，你必须先收集样本，经过化验以后才可以下牛奶的结论。”

小张脸涨红了，他赶紧去找了收集袋来取那个“牛奶”样本。

“老刘，那位陈女士呢？我想见一下她。”文山说。

“哦，她在门口呢，我带你去。”

陈女士是个高瘦的北方女人，短发，戴着黑边眼镜，果然像个知识女性。

“你好，”文山伸手和陈女士握了一下，她的手有点冰凉，早晨的天气是冷了点，“我是市局刑侦处的文山，能问你几个问题吗？”

“当然可以。”陈女士抱着胸，她本来是准备晨练的，身上穿得单薄了些。这时工作人员抬着尸体出来了，陈女士看了看抬着的黑色装尸袋，眼睛里有一丝悲哀。

“这里有点冷，我们到屋里去吧。”文山建议，陈女士点了点头。

回到屋里，文山和陈女士在沙发上坐了下来。

“陈女士，你和死者很熟吗？”文山问。

“是的，我们是邻居，很多年了，每天早上我都会和她一起晨练。”

“死者叫什么名字？她还有其他家人吗？”文山这时掏出了笔记本和笔。

“汪丽珍，这里只有她和她丈夫一起住，可是近来她丈夫很少回家，他们有点矛盾。”陈女士条理很清晰，回答也很到位。

“她丈夫叫什么？在哪里工作？”文山一边记着一边问。

“赵国华，是一家贸易公司的老板。”

“那么，他们没有孩子吗？”

“原来有一个儿子，五年前车祸死了，丽珍很可怜，好不容易把儿子拉扯大，丈夫事业又有了起色，结果……她想再生一个，可是她已经五十二岁了，怎么能说生就生呢？”陈女士轻轻叹了口气。

“五十二岁？”文山很惊讶，这让他没想到，优越的条件果然能让人显得年轻，自己只有三十三岁，就常常被人以为四十岁了。“那么，请问陈女士，死者她本人有工作吗？”

陈女士摇摇头：“没有，以前好像是个会计，儿子死后她大病了一场，就没再工作了。”

文山快速记录着，脑子也没有停下来，“陈女士，你是说她丈夫并不常常回家？是不是他们的婚姻生活出现了问题？”

陈女士想了想，犹豫了一下才说：“我也是常常听到丽珍抱怨才知道一些的，本来这样的事我不应该说，据我所知，是她丈夫外面有了女人，并且同居了。”

“哦？”文山应了一声，其实他心里正是这个预感，一点都不意外，“有多久了？”

“大概一年多了吧，这一年多来丽珍就不断自怨自艾，有时情绪还有点激烈，我劝过她很多次，怕她想不开。”

“想不开？你认为死者会是想不开的人吗？”文山问。

“是的，丽珍基本上没有朋友，她很内向，总是一个人待在家，又遇到这么多变故，难保会想不开的。”

“这倒是，”文山点头同意，“这样看来，死者的丈夫可能还不知道他妻子的死讯。”

陈女士冷哼了一声。

“你有她丈夫的联系电话吗？”文山又问。

“没有，我和他并不熟，也许你们可以从丽珍的电话本里找得到。”

文山点点头，继续下一个问题：“你能给我你的名字和地址吗？也许以后我们还要麻烦到你。”

“当然可以。”陈女士接过文山的笔记本，写下了地址和“陈兰”的名字。

送走陈兰以后，老刘走过来，“文山，我们刚刚通知了死者的丈夫，他正赶来，你要等等他吗？”

文山点点头：“是的。”说完文山又走进卧室，小宝正在提取指纹和其他证物，看到文山走进来，便问：“文队，你看床头有许多书，这些要带回去吗？”

“什么书，我看看，”文山接过小宝递过来的书时，又低声说了一句：“其实你可以叫我文山。”

小宝笑了一下，“你是说在工作的时候？”

“嗯，那就下了班再叫吧。”文山看了一下这些书的名字，《中年女性十大困扰》《你需要婚姻吗？》《男人的诺言和谎言》。看到这些书名，文山笑了笑说：“看来，这个汪丽珍受的困扰还真不小。”

翻开扉页，文山却意外地看到一个熟悉的名字：“陈兰藏书”。原来这些书竟然都是那位陈女士借给死者的，她们的关系果然亲密。

“男人们啊……”小宝给了文山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然后离去。文山耸耸肩，这时老刘进来了，“文山，死者的丈夫来了。”

死者的丈夫赵国华是一位中年胖子，西装革履，头发却有点乱，看来也是刚从床上被叫醒。他一进家门整个人就呆在了那里，好一会儿才连声问：“丽珍呢？丽珍呢？”然后要冲进卧室，老刘想拦他，文山制止了，让赵国华进了卧室。然后文山和老刘跟了进去。

赵国华呆呆地望着地上那一滩泛黑的血迹，浑身哆嗦，脸色煞白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一会儿他转过头来看着文山，费了好大劲才说：“是谁干的？丽珍是怎么死的？告诉我，快告诉我？”

“赵先生，请你冷静一下，死者已经被运走了，将会被解剖，你需要到明天才能见到她，现在你需要的是和我们合作，尽快弄清真相，抓到凶手。”

赵国华拼命点头，眼睛里涌起了泪水，也许是脚突然发软，他一屁股坐在了床沿上。

“赵先生，我想问你几个问题，你现在可以回答我吗？”文山掏出了笔记本。

赵国华无力地点点头，眼睛死死瞪着地上那一滩血，泪水已经开始挂在了脸上。文山仔细观察着他的表情，并留意了一下他穿的鞋子。

“赵先生，”文山开始发问，“你昨晚没有回家，是吗？”

“是的，”赵国华说，“哦不，我回了家，后来又走了。”

文山接着问：“那你是几点回的家，又是几点离去的，为什么要离去？”

“我七点左右回来，十点多我接了个电话，是国外一个客户打来的，要我马上回公司收传真，于是我大概在十点半左右离开家里。”

“那你后来为什么没有回家，你在哪里过夜？”文山明知故问，不过这也是必要的程序。

赵国华沉默了许久，没有回答。

“赵先生，你必须回答我，你也必须和我们合作。”文山看着他语气平淡地说。

“这是隐私，而且和我老婆的死没有关系吧，难道你们认为是我谋杀了我老婆？”赵国华抬头看着文山说。

“这只是一个程序，对一切与本案有关联的人我们都必须搞清楚他在案发时间内的去向，希望你合作。”文山依旧不紧不慢地说，甚至带着微笑。

“好吧，我在情人家里过的夜，我告诉你们，我不会杀我老婆，如果我们之间有谋杀案，那也只可能是她杀了我，她一直想这么干的！”赵国华的情绪突然有些激动，说完把脑袋埋在手掌中，双手扯着那本来就不多的头发。

赵国华的回答多少让文山有点意外，他继续问下去：“赵先生，你怎么会认为你老婆想杀了你呢？”

赵国华慢慢抬起头，看着文山，眼睛通红，“那是因为我有了外遇。”

“她不想和你离婚，是吗？”

“不，她要离婚，而我不肯，”赵国华摇着头说，“我是个有点地位的人，我不能离婚，但我想要个孩子，我的情人答应为我生一个，我以前有个儿子，五年前死了。”

文山想起陈兰的话，继续问：“可是，你和你的情人已经有两年多的关系了，孩子还没有生出来吗？”

赵国华对文山知道的事情显得很意外，“是的，是两年多了，但我们最近才打算要个孩子。”

“哼，这说明你外遇的原因根本就不是为了孩子。”不知几时，小宝站到了文山后面，突然蹦出了这么一句，文山回头瞪了小宝一眼，小宝扁扁嘴出去了。

“赵先生，你是说你在十点半的时候离家，那时候你爱人有什么异常举动吗？”文山问。

赵国华沉默了一会儿说：“其实，其实我们吵了一架，最近我只要一回家，我们就吵架，我实在不能在这个家里待下去了，所以最近我基本上都没在家里过夜。”

“仅仅是因为你不在家过夜，有了外遇，不肯离婚，你就认为你爱人想杀了你吗？据我所了解，你爱人是个内向的人。”文山问。

“哼，没错，丽珍是个好人，原本不是这样的，只不过最近老和陈兰那个臭娘们儿待在一起，让她教唆坏了。”赵国华恨恨地说。

文山一愣，赵国华的话让他感兴趣，他想到床头的那些陈兰的书，“她怎么教唆了？”

“还不是因为那娘们儿自己老公跑了，她心理变态，总想着教唆别人杀了男人。”

“哦？”文山更加意外了，“你能说说陈兰吗？她似乎和你爱人关系不错。”

“她是个暴力倾向严重的女人，原来也有个家庭，他老公曾在我公司干过，是个业务员，人很本分老实，陈兰是个律师，能赚钱，所以在家里颐指气使，动不动就家庭暴力，后来他老公突然和她离婚，什么也不要，陈兰认为他老公离开她是自找苦吃，便痛快地签了字，没想到离婚一个月，他老公就和一个女护士结了婚，这件事给陈兰的刺激很大，以后她变得见了男人就恨，恨不得周围所有女人都和男人离婚，把男人赶出去……”赵国华一口气说了很多，文山正听得津津有味，他突然抬起头问：“警官，这和丽珍被杀有关系吗？”

文山赶紧回过神来：“哦，也许有关系，不过这样说来，陈兰不可能是凶手了，她只是恨男人，不恨女人，是吗？”

赵国华又说：“那丽珍到底是怎么死的？我看到家里很乱，是被抢劫了吗？”

文山点点头：“这也有可能，奇怪的是，你们家里好像并没有丢失什么，莫非凶手需要的东西不是金钱，而是其他的？”

赵国华皱着眉头想了一会：“不可能，我们家又没有古董什么的，哪还会有什么可被人偷的。”

文山摇摇头说：“这也不一定，你经常不在家，也许你对家里也不是那么了解了，你知道你爱人平时都做些什么吗？”

赵国华闻言听了一惊，“难道你是说，我老婆还和什么人有瓜葛吗？被人寻仇？不不不，这个不可能，她不会和别人有仇的，她只是和我有仇。”

“那样的话，你的嫌疑就很大了。”文山决定试他一试，便换了个姿势笑看着他说，“比如你因为社会地位不想离婚，但你实际上很想摆脱你爱人，所以她如果能死去对你最有利了，因此你首先有了动机，毕竟目前你是最大受益者。”

赵国华一下子呆住了，直直地望着文山。

“赵先生，你要做到这个也很容易，你可以杀了你爱人以后，制造一个被抢劫的现场，造成假象，然后你安心在情人家里睡觉，等着尸体被人发现后通知你，然后你装作什么都不知道。”文山不紧不慢道来。

“有道理。”老刘突然在背后说了一句，把文山吓了一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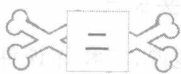
“可是……可是……”赵国华懵了，结结巴巴地说，“我没有，我没有。”

文山看着他，表情变得严厉起来：“赵先生，不管怎么样，目前你是最大嫌疑人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将不能自由行动，请你跟我们回一趟公安局。”

“可是，你们没有证据证明是我干的。”赵国华愤怒地大声嚷嚷起来。

“这没关系，依据法律我们可以扣留你四十八个小时，如果到时候没

有证据，那么你可以离去，但是，”文山话锋一转，“如果你真的是凶手，请相信我们，我们会找到证据的。”



中午回到公安局后，案情变得有点曲折起来，原因是因为文山看了现收集到的证物。

现在除了死者和赵国华的脚印和指纹以外，竟然有一个男性第三者的脚印和指纹。这个男人是谁呢？他和死者是什么关系？为什么赵国华在上午没有提到过？

“小张，”文山把小张叫了过来，“你马上去一趟资料室，查一下这个第三者的指纹资料，看看资料库里有没有这个人的档案。”

小张领命而去，文山又问老刘：“老刘，其他证物的检验报告几时可以取到？”

“明天吧，检验科的人是我们局里唯一准时上下班，周末有双休的爷爷，我们对爷爷必须要有耐心。”老刘摊着手说。

“那尸体解剖呢？”文山有点儿沉不住气，声音高了一些。

“这个好办，我刚刚和老刀子通了气，今天下午就可以。”解剖室的老刀子是老刘最好的棋友，资历棋艺都不输老刘，所以他也是局里另外一个老刘瞧得上的人物。他外号“老刀子”，一听就知道他的手术刀有多老道了。

“妈的，那我中午干吗？”文山有点儿来气。

“睡一觉吧，要不去刷个牙。”老刘想起早上文山的牙还没刷。

文山被老刘逗得一乐，想想也对，便到隔壁值班室拿了自己的牙刷出去了。

刷牙回来，文山对老刘说：“我刚才想了一下，不如我们去和赵国华

聊聊天吧，这家伙有点儿老奸巨滑的味道。”

“那也好。”老刘说。

审讯室里，赵国华有些垂头丧气。

“赵先生，”文山很客气地说，“和你说件事，我们刚刚发现你家里除了你和你爱人的脚印以外，还发现了另一个人的脚印和指纹，是个成年男性，你知道你家里还有其他什么亲戚或朋友出入吗？”

赵国华闻言很吃惊，猛地抬起头问：“成年男性？你是说我老婆她和男人——？”

“我只是问你有没有你知道的成年男性在你家里出入？”

赵国华摇头：“没有，我们是七年前搬到这个城市来的，没有亲戚，我的朋友从来也没有上我家来过的，丽珍基本上也没有朋友，更别说我知道的成年男性了。”

“哦，”文山点点头，“那就奇怪了，这脚印很新鲜，是昨晚的。”

“不过，会不会是劫匪的？那个凶手？”赵国华突然想到，他仿佛看到了一丝希望。

文山说：“这个也有可能，不过我们要先找到这个人再说。”

“那我呢？我怎么办？”赵国华心有余悸地看了看这个审讯室阴森的环境，其实这里充满了窗口射进来的阳光，并不阴森。

“你如果实在想不出这个成年男性是谁的话，我建议你想想在昨天晚上离家后你做了些什么，有什么证据和证人可以提供给我们，这个对你比较有利。”文山和颜悦色地说。

“我老婆是什么时间死的？”赵国华问。

文山摇头说：“这个还不能确定，要下午解剖后才知道，如果不是在十点半以前的话，那你的机会还是很大的。”

“肯定不是十点半以前，那时候我还没走呢，”赵国华嚷道，转而又低

下头懊恼地说：“早知道我就不走了，说不定就不会这样子了。”

“但愿吧，下午我们就知道了。”文山说完站了起来，对老刘说：“老刘，你看看赵先生需要吃点什么，你让人给他买吧。”

“好的。”老刘回答。文山先离开了。



下午解剖的时候，文山和老刘就等在门外。过了大概半个小时，老刀子出来把他们俩叫了进去。

“有什么发现吗？”文山第一句先问。

“死者的死亡时间可以确定在昨天晚上十一点到十一点半左右，因为死亡时间不长，这个我可以确定。死亡原因正如你们所见，是脖子上那个利刃造成的伤口引起动脉血管大量失血，凶器也确定是这把现场找到的水果刀，切口非常吻合。”老刀子对文山娓娓地说。

文山点点头，眼睛看着躺在解剖床上的死者，说道：“谢谢，没有其他发现了吗？”

老刀子笑了一下说：“有。”

文山和老刘奇怪地看着老刀子。

“死者在死前曾经想自杀，并实施了行动。”老刀子说。

“哦——”文山吃了一惊。

“是这样的，从死者的胃里发现了大量的安眠药成分，足以致命，但如果只是安眠药致命的话，时间会晚一些，而不是十一点半了。”

“死者曾经想自杀？这可能吗？”文山想起赵国华的话，他老婆只想杀了他。

“自杀有什么奇怪的，”老刀子看了一眼这个威名响亮却又年轻得很的